

論阻卜與韃靼

王靜如

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集刊第二本第三分

抽印本

中華民國二十年

上海

論阻卜與韃靼

王 靜 如

〔遼史阻卜與達旦不相混同——金人文集中阻鞞之存在——靜安先生韃靼考三證之不能成立——二種假說——阻卜殆與安嶺白韃靼兒歟？——殆漠南冒稱白韃靼之汪古部歟？——附 Sogpo 語與蒙語比較舉例。〕

有清嘉道以還，西北史地之學勃興，自徐（松），張（穆），何（秋濤），魏（源）迄於近人之沈（曾植），丁（謙），王（國維），柯（劭忒），莫不考覈精備，稱爲絕世之學，而靜安先生據其卓穎之資晚年所得，尤爲精確，此凡獲讀其遺著者，無不知之。今春病後，復展其韃靼考⁽¹⁾讀之，初喜其“阻卜爲韃靼倒置改字”說之新奇，繼以各書對校則深感焉。邇來頗治西陲諸語，益覺其說之難信，而“阻卜”“阻鞞”亦未始不可以他法釋解也。余既以西夏語正宋史夏國傳之誤字⁽²⁾，因以藏語所呼之“蒙古”稱謂，論“阻卜”之正音，同好之士，幸垂正之。茲先述阻卜非韃靼改字之理由。

阻卜之名，始見於遼史，而遼史阻卜與韃靼之記載固分別劃然，不容混同也。

如：

一、同在一篇而阻卜與韃靼互見。

太祖紀 “二月達旦國來聘。” ——神冊三年；

“九月丙午遣騎攻阻卜” ——天贊二年。

(1) 王忠愍公遺書內編觀堂集林卷十四，國學論叢第三號，改訂稿。

(2) 余所著西夏民族語言與夏國史料。

- 聖宗紀 “六月甲午阻卜酋長鐵刺里遣使與宋和。——統和二十三年；
- “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”——同上。
- “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，州軍堅守，尋引去”。——開泰二年；
- “七月化哥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”——同上。

此雖數事，而在一篇之中，改字何容忽略若是，其必據有他項原因明矣，余觀其書法亦復不同。

二·達旦稱國，來使稱聘，而阻卜不稱國乃稱部，來使曰貢，如：

- “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”，——聖宗紀。
- “二月達旦國來聘”。——太祖紀神册三年。
- “二月七月十月阻卜入貢”。——太宗紀天顯八年。
- “十月阻卜遣使來貢”。——聖宗紀統和四，八年。

以史例衡之，敵國來使稱聘，屬國稱貢，則達旦者敵國也，而阻卜屬國也，今使信阻卜爲韃靼倒置改字之說，而史例書法俱在，未知將何以釋疑。然則阻卜改字之說未能取信于人明矣。且達旦不見于屬國表，而阻卜則累累皆是，吾不知將持何理由，定此二者爲一也。靜安先生於遼金時蒙古考⁽³⁾中謂“此乃史臣刪剝未盡者，然亦異其書法”是亦已不能自圓其說矣。而吾固尚有他事以說明阻鞞改字說之非。

三·金人趙秉文著滌水集⁽⁴⁾其文集中有進呈章宗皇帝實錄表曰“…故孽宋增幣以乞盟，阻鞞革心而效順…”。則“阻鞞”在金已有，何得必謂元末修金史所改者乎？况遼金史俱於脫脫一人董理之下，而在遼史之達旦則改爲阻卜（此說不能成立，前已論之。），于金史之達旦則必爲阻鞞，故使歧異，甯有是理？而金史所改阻鞞復與趙氏實錄表同，既改達旦

(3) 觀堂集林，卷十五。

(4) 四部叢刊有影抄本。

之字，何又必拘拘于金用阻鞞而必不用阻卜耶？解釋此等困難，則非求之他說不足明瞭。蓋“阻卜”，“阻鞞”發音極近，當時或爲對於一種民族名稱之譯音，惟各以其當時所行漢字慣稱書之，脫脫等修史時未暇改字，故遼作阻卜而金作阻鞞，實錄表同於金史以其書錄當時所行漢字慣稱也。夫韃靼倒置，絕不見于史書文籍，靜安先生謂“乃不得不設一極武斷極穿鑿之假說”，誠哉斯言矣。茲更就其定阻卜同於達旦三證論之。

- 四·其證一，謂“遼史聖宗紀開泰元年(當作二年，觀堂集林及國學論叢俱誤)正九達旦國兵圍鎮州，州軍堅守，尋引去。而蕭圖玉傳開泰中阻卜復叛，圍圖玉於可敦城，勢甚張；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，屯于窩魯朶城。案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，以可敦城爲鎮州，地理志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。則紀傳所載，地名既合，年歲又同，自是一事，而一稱達旦，一稱阻卜，是阻卜卽韃靼也。”

此證所論不僅欲使遼史之阻卜韃靼爲一，且欲使遼史之阻卜爲韃靼之改字，亦卽其改字說之根據也。遼史阻卜與達旦有別，前亦論之，靜安此證，乃有意以自飾其說，今試取原書較之，則此證之不能或立顯然。考阻卜兵圍鎮州于開泰元年七月，蕭圖玉傳“開泰元年七月，已而阻卜復叛，圍圖玉于可敦城，勢甚張，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，屯于窩魯朶城，明年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引兵來救（屬國表聖宗紀七月化哥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。），圖玉使人誘諸部皆降”。是則阻卜圍鎮州於年前七月，未久復西退于窩魯朶城，明年正月，鎮州始復被圍于韃靼，至此年七月化哥兵來，而韃靼已先引去，遂謂阻卜也。靜安先生未暇細審，定爲一事，且改“開泰元年七月”爲“開泰中”，使讀者莫能詳究其歲月，而篤信其說，誠可惜也。

至其二三證，於改字之說，俱無補益，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之塔鞞同於遼史之阻卜，元祕史之塔塔兒同於金史之阻鞞，此皆撰史者取材稱謂之異同，猶宋稱蒙古爲黑韃，明人稱曰韃靼，而元史自稱蒙古者然，未

足以確定改字之說也。

據斯衆因，阻卜當非韃靼倒置之改字，無容疑矣；然則遼，金史中阻卜，阻鞞之稱，果何由而來哉？是亦不能不一論之。余近考北陲史地語言，得數種假說，姑先述其一二，他說應俟異日論之。

- 一、考藏人稱蒙古爲 hor 及 sogpo 二語，蒙古語黑爲 bara (滿州語爲 saha liyan)，白爲 tehagan (滿州語爲 šanyan) 俱與藏語 hor, sogpo 相近，是吾人知，藏稱蒙韃以黑白矣。hor—語，尤指成吉思罕而言，則藏人稱蒙古爲“黑”，猶宋人稱蒙古爲黑韃也。sogpo 未明所指。據拉施特 (Rashid-eddin) 記貝爾泊 (即捕魚兒海子) 一帶之七種韃靼兒有所謂 tehagan 韃靼兒，即祕史中之察阿安韃靼兒，亦即興安嶺一帶之白韃靼也。sog 當即 tehagan 之轉音，sogpo 語每將蒙語鼻音 -a 遺失，(參篇末所附“sogpo 語與蒙語比較”)，則 tehagan 在 sogpo 語應爲 tehaga，由 tehaga 譌爲 sog 則傳音稍有簡略，即易如是，語音之解釋似無問題，今吾人較難說明之事，乃爲 tehagan 韃靼兒 遠在漠北而吐蕃則地處陰山以南，相去數千里，何獨記 tehagan 韃靼兒 而不記其他也。⁽⁵⁾ 余試觀汪古部冒稱白韃之原理，及主因韃靼兒與阻卜在遼，金史上之消長與遷移，則此疑問自瞭然矣。夫汪古部者突厥種也，箭內博士論之詳甚。⁽⁶⁾ 其稱爲白韃者，蓋彼“習聞漠北 Tatar 之強盛而冒稱之”，而特冒稱爲白韃者，蓋亦聞漠北諸韃靼惟白韃最爲強盛故也。同此，吐蕃之稱蒙韃，獨以白 (sog) 韃名，當亦因是。更考遼金史中阻卜阻鞞盛於全遼及金之初葉，而主因韃靼兒 (多桑蒙古史之 tatar couyin) 亦即所謂金史中之“虬”或“虬軍”——女真文有“虬”字，滿州語爲

(5) 拉施特愛丁之 *Djami ut Tawarikh* “史叢”，僅有簡篇翻譯，多桑 D'Ohsson 所著蒙古史曾引用之。其所記七種韃靼兒，可參日人箭內博士之韃靼考。

(6) 箭內博士韃靼考東京文科大學滿州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五，王國維譯文載於觀堂譯稿及國學論叢第三號。

Coolha 其意爲軍，蓋已由專名之 Couyin（主因）變爲通名矣。“虜軍”當卽主因韃靼兒屬於金源而成邊者。⁽⁷⁾——繁於金末，自金章宗泰和建號以前鮮有“虜”之記載，其後則記虜而阻鞑絕跡矣。夫阻卜（阻鞑），主因俱爲韃靼，⁽⁸⁾記阻卜則不及其他韃靼，記主因則使他韃失錄，衡諸常理，當系七種韃靼兒，一族盛則他族受其轄治，鄰邦但聞知其強盛之一族，遂以爲此數種韃靼兒俱爲一族也。本此，則興安嶺西之韃靼兒，遼至金初爲察阿安韃靼統治時期，金末爲主因韃靼統治時期，察阿安統治時期較長，（遼初迄於金盛），主因爲時極短，（興於金末，金末亡而部族已散歸於蒙古），則汪古部僅慕白韃之威名，藏人記 sogpo 而不及主因宜矣。且韃靼本游牧民族，居無定所，今日方稱霸於漠北，數日後或卽散走於漠南，吾人若以不動之地理觀念衡之，殊爲未得；此較以主因南徙之事，⁽⁹⁾當更明瞭。而遼金史之南阻卜，及西阻卜位於陰山漠南，北阻卜位於興安嶺以西者，實各處韃靼兒之散布遷移，既俱在察阿安統治之下，遼，金史乃分阻卜之方位，擇便以稱也。至若“po，卜”之語尾，似吐蕃語所特有，吾人固可引陰山附近之韃靼有與唐古民族混居者爲證，遼史所記或先聞之西，南二部阻卜耳。

二 蒙韃備錄分韃靼爲三種，曰黑，曰白，曰生。黑韃卽蒙古，白韃者據箭內博士及靜安先生所考定，當是漠南汪古部。汪古既以白韃自名，則藏人地處其南，北不能接及漠北韃靼，其 sogpo 一語所指，卽汪古部亦未可知。況“hor”既指成吉斯罕復概示土耳其斯坦一帶地；則其所謂“sogpo”民族之方位，未始不爲汎指其境北等部落也。若然，則宋人所稱之黑韃白韃恰與藏人稱謂合，而所謂“黑”者“白”者似有根據，箭內之論，應尙有商榷之餘地也。⁽¹⁰⁾

(7) 參王國維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（觀堂）及日人藤田博士等著作。

(8) 阻卜（阻鞑）當爲韃靼，余僅反對王靜安“阻卜爲韃靼倒置改字之說”。

(9) 參主因亦兒建考

據近年調查方言之結果，青，藏一帶有操 sogpo 語者，初人疑其爲藏語之一支，既而與蒙古語比較，始定爲蒙古語系。則其先固居北境，蒙元勃興始南徙於今地者。余未通滿，蒙語言，蒙陳寅恪先生指示者甚多，特表謝忱。最末余復聲明，今茲所論，僅假說之一二，其他假定，草就即當發表，殊不必視此爲定論也。

附 ⁽¹²⁾ Sogpo 語與蒙古語比較舉例

Sogpo 語	Mongolian 語	漢意
naigai	nigen	一
hauyūr	xoyār	二
kaurba	yurbàn	三
k'auil	ktil	足
âmâ	àmàn	口
k'ik'ai	ehikin	耳
sàrá	sàrà	月
mâri	marin	馬
k'aulau	xalà	遠

(10)箭內博士曰：自宋思想言之，漠北韃靼既稱之黑韃靼，則漠南韃靼自當稱之爲白韃靼。——韃靼考

(12)B.H. Hodgson: *Sifan and Horsk: Vocabularies J.A.S.B.XXII.*

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

蒙古源流研究之三

陳寅恪

元帝師八思巴爲忽必烈製蒙古國檢。元亡而其所製之國書亦廢不用。彰所知論者，帝師爲忽必烈太子真金所造。其書依仿立世阿毘曇之體。摺摺吐蕃舊譯佛藏而成。於佛教之教義固無所發明。然與蒙古民族以歷史之新觀念及方法。其影響至深且久。故蒙古源流之作，在元亡之後將三百年。而其書之基本觀念及編製體裁，實取之於彰所知論。今日和林故壤，至元國字難逢通習之人。而蒙古源流自乾隆以來，屢經東西文字之逐譯。（滿文漢文及德文）至今猶爲東洋史學之要籍。然則蒙古民族其文化精神之所受於八思巴者或轉在此而不在彼。殆亦當日所不及知者歟！

考東西文字之蒙古舊史。其世界創造及民族起源之觀念，凡有四類。最初者爲與夫餘鮮卑諸民族相似之感生說。稍後乃取之於高車突厥等民族之神話。迨受阿剌伯波斯諸國之文化。則附益以天方教之言。而蒙古民族之皈依佛教者，以間接受之於西藏之故。其史書則掇採天竺吐蕃二國之舊載，與其本來近於夫餘鮮卑等民族之感生說，及其所受於高車突厥諸民族之神話，追加而混合之。夫蒙古民族最初之時敘述其起源，而冠以感生之說。譬諸棟宇，既加以覆蓋，本已成一完整之建築。若更於其上施以樓閣之工。未嘗不可因是益臻美備而壯觀瞻。然自建築方面言之。是謂重疊之工事。有如九成之臺累土而起。七級之塔，歷階而登。其構造之愈高而愈上者。其時代轉較後而較新者也。今日所存之阿剌伯文波斯文土耳其等蒙古舊史，大抵屬於第三類之回教化者。與蒙古源流無涉。於此可不論。至第一類與夫餘鮮卑等民族之感生說相似者，則日本內藤虎次郎博士之蒙古開國之傳說（讀史叢錄）及今西龍博士之朱蒙傳說及老獺稚傳說（內藤博士頌壽紀念史學論叢）